

——刊會會覽展文語辦主會學育教文語國中

變演的體形字文國中

著 同 祖 金

版 出 日 三 月 一 十 年 九 三 九 一

中國文字形體的演變

金祖同

導論

文字的產生，由於補助口語的不及，這是人類最可寶貴的發明之一字的起源，一般人都以為是由於圖畫，這是無庸懷疑的，但我們要知道，古人的圖畫，並不是美術，而是應用，所以文字與圖畫，不能視為二物，我們以今日的眼光看古人的器物，覺彼等所圖的是畫，但在古人圖寫之時，他們是將藉以表達思念的，因之現在人視作圖畫的，實際上應視為文字，因為如此，我們須知倉頡造字的蹄迹之跡，應與巫祝的符籙，以及現在兒童在板門上畫的小烏龜等量齊觀，他們都所以表示意義，都應視作原始型的文字的。

一般人以為文字與八卦結繩有親子的關係，此說實頗有討論的地方。

新語道基篇說：「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這圖畫乾坤是指着八卦說的，八卦是不是真的伏羲所畫，是應有再探的必要。以現存八卦爲言，則八卦所謂「天地風山水火雷澤」云云，其成立之時，何以與天文地理有關，何以與乾坤人道相涉；我們除非認伏羲時已有周易一類的彖辭十翼之流，則單單乾三連坤六斷，是無論如何看不出他與天文地理乾坤人道發生關係。因爲如此，我們祇能承認八卦與占卜有關，而與文字的關係，實在微乎其微的。結繩是古代記事的一種方式，是實有其事，不用懷疑的。在亞東如苗民琉球諸族至今還應用着結繩紀事，結繩與貝帶是一件事，祕魯巴羅尼印第安人也盛行其事，至今未變，結繩與文字，在意義上是有親子關係的，但在形式上却關聯很少，所以牠與真正的文字，不能求其演變的痕跡，而確定爲直系親屬。

比八卦結繩更近于文字的是契券，說文曰：「契，大約也，」券，契也，券別

之書，以刀判其旁，故曰契券。」周官秋官司寇：「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契券是今之符信。周官所說應不是原始形式，然契券是合同，其契上須刻以符號，則至少我們現行文字中一二三等的字，可說是從契券來的，契券是文字來源的小宗，圖畫是文字來源的大宗，應是無庸再究的事實吧。

我國文字直系的倡始者世傳爲倉頡。呂氏春秋：「蒼頡作書。」蒼頡史記漢書都以爲是黃帝史官呂氏春秋「史皇作圖。」說者謂史皇卽蒼頡。是據史記等說的。崔瑗蔡邕等則以爲蒼頡是古之王者。慎到以爲在庖犧之前，譙周說在炎帝之世，這裏我們且不必問蒼頡究爲何時代人。年代問題是目下無人能解決的，所以上面所論列，都不曾確定着年代，據法攷古者說舊石器時代距今有二十五萬年。舊石器時代已有圖畫，則文字起源不應落後了二十三四萬年，我國文字的遠祖應遠在今人所謂的伏羲神農之前，應與世

界各族同，不會獨異的。社會的文化演進決非一二人的權力所能左右，我國文字所謂起於蒼頡者，倉頡祇是箇代表人物，不能說是文字真起於倉頡手造，荀子所謂：「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管子所謂：「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說較近實，世本謂：「黃帝之史沮誦蒼頡作書。」也足見蒼頡之外，還有箇沮誦。

文字是根據人類的需要，爲傳達思念動作情緒而成立，因爲社會文化的演進而與之俱變，牠既不能定於一，也不能尊於壹，更不能因一人的喜憎而無端遽變。我們知道這層理由，乃能上不爲古人燕談所獲，下不致刻舟求劍，以妨害我國文字繼續的進展，欲明我國文字將向何處演進，請先說明已過去文字歷史的概況：

（一） 表達思想的圖畫

前面說過，圖畫實與文字同源，淮南子修務訓：「史皇產而能書。」呂覽

勿躬篇却說：「史皇作圖。」可見書與圖畫，古實不別。我國最古文字今所存者爲甲骨文，甲骨文中已頗多抽象的字，則甲骨文前應尙有很長時期的圖畫式的文字，自無疑義。在世界原始民族間如印第安人的探地記錄，布什蠻祈雨符讖，這些形象在形方面我們應視之爲圖畫，在誼方面我們却不能不視之爲文字，這樣的古物，在我國尙未有所發現，但在現存的金文字中也頗有類似的痕跡，如「亞形母癸鼎」、「旅父鼎」前人以爲是單文的，其實都是象事的圖畫，並不是現在的單文隻字，牠們是文字的始祖，是最早的圖文未曾分岐時的文字，這類的圖形文字雖然不多，但也頗有跡象可求，在文字源流上，是佔有重要地位的。

（二）圖騰標識及意象字

在圖形文字與單文隻字中間有一種中間文字，這一種文字雖然也是圖而牠沒有外麗的繁複的形象，牠可以單獨獨立，但說牠是字，牠却明明是

圖。此等中間文字多數爲圖騰形象，與意象的圖形，英人伊文斯（Arthus

Evans）於克雷特（Crete）發見西元前1100年至1500年的古物，中有各種花紋的石印或泥印，牠是圖象而代表着人名。這類印章埃及也有發見，我國周秦時的肖形印即屬諸此類，其中鳥獸之形，應與圖騰發生關係。在全文中如「毘父丁鼎」「析子孫」款等其全文是象事，而其所繪的動物，却與圖騰有關，可單獨獨立。此外我國所傳的亞形之象，是所以表示尊敬的。這亞形廟形之象是正統文字之外的意象字。埃及的神與帝王名字，外圍一橢圓形，與我國亞形實爲同一意義的形象，其來很古，也應單獨成爲一系，此等現象，金文中遺留很多，應與漢後石碣以篆籀作碑額相似，是古蹟保存的很可貴的痕跡，牠們實都早於甲骨文甚遠，實例不多，頗可珍視。

（二） 現存最文古字——甲骨文

在前清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河南省安陽縣小屯村地方的農

田中，常有龜甲和獸骨發現，上面刻着許多文字。因爲無人認識，農人們都把牠充作藥材出售，後爲丹徒人劉鐵雲看見了，他知道這是我國很早的文字，這纔宣揚開去，被人注意，經文字學者孫詒讓、王國維、羅振玉諸人，詳加考核，纔一致確定牠是殷代文字，牠與現在已相距有三千多年了。

古代的人常識不足，有許多現象自己不能解決時，就依賴占卜來決定趨避。占卜是求之於龜甲或獸骨的。古人以龜爲靈物，龜坼指示，就是神的指示，他們行事，一以卜兆爲依歸，吉則行，不吉則止。龜坼兆示的結果，刻諸甲骨上，就是所謂甲骨文字，甲骨文字雖不是我國最原始的文字，但牠的遺物很多，學者於此也頗有探究着三代的遺俗政制的，現代學者因了牠的發見，於是對於說文解字先儒們大家視爲文字圭臬，不容懷疑者，現在却都肯大胆的說話，不爲許說所限制。所以甲文的發現不能不算奇蹟，由甲文所啓示的偉大的工作，也不能不說是現代文字學界的大收穫，甲文的被發見對於

古史對於文字學都有非常重大的關係，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四) 銘諸鼎彝的古籀文

甲文之後的一時期，可以今存鼎彝文字作代表。今人或稱爲金文，或稱爲古文，或稱爲大篆，或稱爲籀文，或即稱爲三代文字。這裏所說，人各異言，各有各的定義，茲爲敘述便利起見，統稱做古籀文。

漢志言：「史籀者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說文敘曰：「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則漢人對於史籀的文字稱爲大篆與古文略有區別。然孔氏壁中文現無遺跡，科斗文體自古有其物，現在尙難判斷，晉衛恆四體書勢敘古文說：「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尙書春秋……古文，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于邯鄲淳，正始中立三體石經，經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可見今傳頭蟲尾細的字體，昔人以由漆書所致者，其實是魏晉時的贗物，什麼是大篆以外的古文，現在無從證實了。漢志許敘

所說的與「古文或異」我們祇能視爲那時的文字異形，未能以此爲據而劃分爲兩箇時期。

說文敘又說：「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書緯考靈曜說：「秦改古文，以爲小篆及隸字。」史記自序說：「秦撥去古文。」則這裏以金文古文大篆合而爲一辭，也不能卽視爲武斷吧。文字演變，不能確切的劃分時代，牠與文學政制相同，是連鎖式的演進而不是階級式的突變，我們明白了這一點，就不致以辭害意了。

史籀作大篆是人無異言的。史籀漢人以爲乃周宣王時人，漢時有史籀篇與倉頡篇等並存。漢志所謂：「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者卽是。史籀篇與倉頡篇應與今存急就章同。牠的開端有「太史籀書」因以爲名。史籀的創造大篆應與倉頡造字同。章太炎謂：「自倉頡以還，五帝三王改易殊體，古文猥衆，一字數形，加以點畫單奇，方衷隨勢，復難識別，故史籀作大篆一

之，「這或者略近于事實，但今傳說文所列籀文才二百二十三字，與漢人所記史籀篇九千字相差很遠，說文所錄籀文比之今存金石文字也頗有不同，則史籀自否曾有一古文爲大篆的工作，仍是一種疑問。

今存文字中的石鼓，向來說是周宣王時之物。可說是大篆的代表，但其年代或以爲秦孝公時或以爲字文周時，至今未決，所以石鼓之爲大篆代表，實尚有討論餘地。最適當的代表，還是以鐘鼎款識爲標準，但牠們是並無一致的面目，所以不能在史籀一大篆的說法上相合無間。我們于此，與其信史籀曾一大篆的說法，還不如以現存三代鼎彝銘篆爲準則，而明白其面目爲妥當。

(五) 同文省改的小篆

說文敘曰：「七國文字異形，秦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書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

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

李斯創小篆人無異議，但依說文敍所言，則秦時造篆已有三家，三家所制，是否趨于一致，這是值得提出討論的問題。而且今傳小篆的代表文字如嶧山碣石等的撫本，與秦權量詔版文字頗有不同，則小篆的面目究竟怎樣，實也頗有討論餘地。我們如以文字演進程序來探察小篆文體則與其相信嶧山碣石的文體，還不如以詔版秦權爲小篆，來得較爲合理。因爲詔版文字上承大篆下啓漢篆是互可接筭的，嶧山刻石字，則頗與王莽時「龍集于己」文相近，與西漢魯孝王刻石等反遠，此論前人未有議及，學者似應注意及之。

許君所謂小篆文字，頗有古籀文本字已失，而見諸小篆的偏旁的，如朋古文鳳字，而小篆「𠔁」「𠔂」字從朋。頁古文首，而「頌」「顛」等字從頁。於古文鳥，而「菸」「淤」等字從於。厠籀文銳，而𠔁字從厠，在此現象中也可見所謂李斯一七國文字創造小篆之說，也並不能視爲確實可信的史實。文字

演變在秦漢之間，說是一箇省改古文運動熱烈時期則可，以爲李斯獨力創造小篆則未免太離事實，與蒼頡史籀造文字籀文同樣令人難信。

(六) 趨約便省的隸書

漢書藝文志說文敍都說秦獄多事，初有隸書，以趨約易，而施之于徒隸，故謂之隸書，始皇使下杜人程邈作之，隸書爲程邈所作，也是人所共知，不用多述的。

但衛恆四體書勢說程邈作篆，王僧虔說：「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繫雲陽獄，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名曰隸書。」張懷瓘書斷謂：「程邈益大小篆，方圓而爲三千。」據此則程邈所造的隸書，乃是從籀篆所改，牠的形象應即秦詔版之流的方形篆，而不是今說的八分書，牠的直系應是漢楊廚鼎承安宮鼎萊子侯刻石一類的篆隸相混式的字體。今所謂隸書如西獄華山碑漢石經等的字體，應爲程邈隸書的嗣子，而不是程邈所創的形式。楊廚鼎式的文

字在秦末及西漢是頗爲盛行的，因疑李斯小篆卽是程邈隸書。牠是篆與今隸的中間體，以文字演進程序爲言，篆籀與八分（卽今隸）之間，應有這嬗變的一個階段。徐諧曰：「程邈隸書，卽今之隸書而無點畫俯仰之勢，故曰古隸。」此言最確，程邈隸書面目，應于秦二世詔版及西京文字中求之。

杜光庭辦隸書所起云：「一隸書之興，興於周代……當時未全行，猶與古文相參，自秦程邈以來，乃廢古文，全行隸體。故程邈等擅其名，非創造也。」今檢六國貨布文，頗有與古隸相近似的，則杜光庭的話，不爲無據。于此亦可知文字演變之路，是跟者社會文化漸漸蛻化，並不是突然發生，也不會突然消滅，是無可懷疑的了。

周秦鉢文其體爲篆而其形則方，秦書八體中有摹印，則知摹印之體，實是古隸的所以成立的自然原因，古隸發生，說是由程邈創始，說是因欲趨便徒隸，其實還不如說是由于實際情境的需要產生，爲更近於事實。

(七) 由古隸增波勢的八分

蔡邕曰：「上谷王次仲初變古形，」衛恆曰：「秦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王愔曰：「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草作隸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晉成公綏隸書體有曰：「工巧難傳，善之者少。」歐陽永叔題蔡君謨茶綠後曰：「善爲書者以真楷爲難。」說者謂成公綏隸書體所指乃正書。自「八分璽法，殊好異殊。」以後纔指八分今隸，于此知前人所謂隸書是有指爲正楷的。這裏須先加明辨，然後不致爲古人所炫惑。

八分之名，王愔以爲是「字方八分。」古今書法苑引蔡文姬言謂：「其父邕割秦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是爲八分書。」其說都不可信，顧南原隸辨說：「八分者如八字分散故名。」此說簡明而合理，最爲可信。

八分書字如漢禮器曹全張遷乙瑛，魏鍾繇上尊號奏，衛覬書受禪表等

現存實物甚多，不必贅證，頗疑八分之成波磔，東漢魏晉是有意作蠶尾形的，而其初始如流沙木簡之類，應由筆劃自然演成，並非有意創作。前敘科斗文爲未必有其事，以漆書作字決無科斗之形故，今說八分則漆書實應有左細右蠱現象，漆書成八分，一似今鋼筆書分纖鉅同，復與木匠竹筆書字不異，我們以流沙木簡漆書爲憑，則八分成于運筆的自然現象實可深信不疑。八分書未必爲王次仲有意創作，也與諸造字人情狀相同。

八分依程邈古隸言應稱今隸，以今楷書言，應稱漢隸，隸楷八分，名稱相混，今標八分之名，似較明確。

（八）異軍突起的草書

草書之起，年代甚古，許慎說：「漢興有草書。」蔡邕說：「昔秦之時，諸侯爭長，簡檄相傳，望鋒走驛，以篆隸之難，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書，蓋今草書是也。」江式謂：「草書莫知誰始？」衛恆曰：「不知作者姓名。」草書的起源，實

是文字中一個奇怪的謎。我們以文字運用工具立場說，則草書不應早於隸書，先儒們所謂草書乃是種草藁之書，並不是獨自成體的。但我們若承認戰國時已有行押式玉印，則草書的開始，應確在秦漢之前。這一問題，漢晉諸儒既無法解答，則我們生在二三十年後的淺學小子自然更無從加以說明了。但這裏我們可加以確信的，就是漢時像急就章樣的草草，是無庸懷疑的。草或說漢章帝喜之，或謂可施諸章奏，因以爲名。這是不可信的。王愔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龕書之。」似說章艸是史游所作，但漢書藝文志明言：「史游作急就篇，皆蒼頡中正字。」則王愔所說顯爲無稽之談。

於此頗疑心草書起於章草，章草的原始形是潦草的隸書，以後乃獨立成一體。杜度崔瑗張芝等的草書，是否與二王鍾謝的尺牘同樣可信，還是不能即答的問題。

草藁之書與今傳草書顯爲二事，這是我們應明白分別的。今傳草書應